

世而独立。姬
赌倾人城。
赌倾人城。
不知倾国。
姬难再得。

冷青丝
YUMING
JUXIAO

玉鸣九霄

上

一颦一笑间，她早已将情渗透进他的灵魂

背负隐秘身世的孤女在乱世中何去何从

豪华气派的宫殿上演了人生全部的喜乐哀怨



冷青丝
YUNING
JUXIAO
著

玉鸣九霄



沈阳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玉鸣九霄.上 / 冷青丝著. — 沈阳: 沈阳出版社,
2010.6

ISBN 978-7-5441-4133-8

I. ①玉… II. ①冷…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0) 第 103052 号

出 版 者: 沈 阳 出 版 社

(地址: 沈阳市沈河区南翰林路 10 号 邮编: 110011)

印 刷 者: 北京市兆成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发 行 者: 沈 阳 出 版 社

幅面尺寸: 165mm × 235mm

印 张: 33

字 数: 570 千字

出版时间: 2010 年 7 月第 1 版

印刷时间: 2010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 沈晓辉 鲁莎莎

封面设计: 八牛·设计

版式设计: 兰香子

责任校对: 罗 健

责任监印: 杨 旭

书 号: ISBN 978-7-5441-4133-8

定 价: 49.80 元 (全二册)

第一卷 深云出岫

目录
Contents
(上)

3 ·	前引
5 ·	第一章 雪夜少年郎
15 ·	第二章 当众受辱
25 ·	第三章 古怪侍郎
35 ·	第四章 鹧蚌相争
45 ·	第五章 开年生意
56 ·	第六章 情深而怪
67 ·	第七章 烫手山芋
78 ·	第八章 黑牢受困
88 ·	第九章 劝主取辱
99 ·	第十章 追踪者
111 ·	第十一章 肉香
122 ·	第十二章 宫墙深重



第二卷 风波暗涌

133 ·	第十三章	惊闻噩耗
144 ·	第十四章	遗忘不如怀念
155 ·	第十五章	林中墓地
165 ·	第一章	从容脱身
175 ·	第二章	春夜重逢
189 ·	第三章	危险临近
202 ·	第四章	往昔难忆
218 ·	第五章	猝然陷落
233 ·	第六章	不速之客
249 ·	第七章	山雨欲来

Contents
目录
(下)

267 ·	第八章	林中密谈
282 ·	第九章	图谋未成
297 ·	第十章	绝地逢生
312 ·	第十一章	早有所备
326 ·	第十二章	音讯全无
340 ·	第十三章	筹谋布线

第二卷 天下争逐

361 ·	第一章	明争暗斗
373 ·	第二章	天牢探视
386 ·	第三章	似梦还真
398 ·	第四章	郊外接头



410 ·	第五章	愤怒的王
424 ·	第六章	巧施遮掩
438 ·	第七章	亲情早远
453 ·	第八章	轻松之行
468 ·	第九章	被迫联手
482 ·	第十章	初入顺安
497 ·	第十一章	屯营城外
510 ·	第十二章	新年之喜
513 ·	第十三章	空茫尘落（大结局）
516 ·	尾声	浮生若梦



【第一卷】

深云出岫

【前引】

如果，你的心里从未有月光出现，那么，就请与他人彼此安静和保持距离，或者无视对方存在。

他从黑暗的座位上站起身，走下台阶，在漆黑一片的殿内踱步，不时停下来，摩挲着那些鎏金雕饰，有他熟悉的冰凉冷绝，如同这空空荡荡的黑暗。

可是一切就要结束了，他的生活将彻底改变，再也不需和这些冰冷的事物相伴。

十年，对一个人的一生来说，是既漫长又短暂的，何况还是一个人最年轻和充满活力的年龄段，这最重要的十年，他在这里已经付出了太多。

仿佛下定了决心似的，他回身最后看了一眼高高的台阶之上那宽大却同样冰冷且充满寂寞的座椅。尽管在黑暗里座椅只是模糊的一大片深影，可对于坐了十年的位置，它的每一处细微，他闭着眼睛都能感觉到。

一个转身，他毅然决绝地朝殿外走去，拉开大殿的门，一道如银似雪的月光铺洒进殿，照亮了他已谈不上年轻，却还如十年前一般英姿俊朗的脸。他望着青天白日，深深地呼出一口气，一脚踏出门槛，踏向外面更广阔的天地。这一刻，他感觉自己的身形和步履从未如此轻松过。

没多一会儿，雄浑壮伟的大殿就远远地被甩在身后，用无声伫立目睹着一个男子的消失。在千百年的起起落落、沉沉浮浮中，这只不过是一个白驹过隙的瞬间，



从此将再无人记得。

或者，如同每一个月光出现的夜晚，这样那样的思念御风而翔，无关身份，无关地域，无关时间的长短。

德兆十年秋，执掌国政十年的英主，染上不明之症，撒手人寰，其时年仅三十二岁，天下举丧，莫不哀哀。

【第一章】 雪夜少年郎

景熙元年，京师发生一起轰动一时的库银被盗案，二百六十八万两黄金一夜之间消失无踪。月余案破，驸马爷南宫纭被查出监守自盗，擅乱国法，南宫纭一被羁押下狱，即供认不讳，只是百般拷问却拒绝交代库银去向。

圣上震怒，赐南宫纭毒酒一杯，后又下旨抄没驸马府。南宫世家除公主外，上下众人等一并收监。公主自惭无颜面圣，当日悬梁自缢。到清点名册时，督官发现竟少了南宫纭十二岁的幼妹南宫骊珠以及南宫纭的一名侍童南宫子晔，虽经多方查捕，终无所获。

日月荏苒，五年之后……

在距离京城数百余里的一处从外观上看不太显眼的庄院内，一位奴仆装束的年轻人，正在向他的主人禀报，“怜公，外面来了一个书生打扮的后生仔恳求借宿，您看？”

被年轻人称作“怜公”的中年男子，此刻面前的桌台上摆了几碟精致的小菜，一壶温着的酒，还有一只酒盅。不知自斟自饮了多久，原本白净的一张脸已微红。他不满地瞪了对方一眼，“段五，你也不是第一天当差，这点小事还用得着来问我吗？”

“是……是，小的知错。可是，那个后生尽管一副穷酸样，身上却佩着一柄长剑，而且说话间颇有气度，小的撵他离开，他却一步跨在门槛上，要请我家主人出



来相见，还说若不是雪太大误了投宿，他也不至于如此叨扰相烦。只要我们容他暂避风雪，隔日有缘他定当竭力回报，哪怕是要他在屋廊下站一站都成。”

“给点碎银打发他走就是！”怜公有点不耐烦，这么冷的深夜，这么大的雪天，他的心思完全不在奴仆的禀报上。他之所以还没休息，是在等一个人，这个人肯定不是个穷书生。

“我给了他一两碎银，但他却掏出五两一锭的银子，说容他避雪，他就将那锭银子送与我，还可另给十两作为投宿费。我说我们这样大的庄子，怎会稀罕那点银子。结果他反诘：既然是大庄，如何连人求请在廊下站一站都不许……”

“噢？呵，看来你好像遇到了个难缠的主儿？”怜公还没听完奴仆的禀报就禁不住笑了起来。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可兵遇上秀才，也最怕缠夹不清。

怜公已明白段五为何要来向自己禀报了，书生佩剑不算稀奇，明明有钱偏装扮成穷酸样，或者是怕盗匪，或者就是为了掩藏身份，但不管出于何种因由，此人到底嫩了点，在言谈举止上又泄了底。既然人家要见，反正闲着无事，也不妨见上一见，他们打交道的本就是形形色色的各路人马，做的就是有钱人的生意。

怜公一口饮尽剩余的酒，径直朝门外走去。段五赶紧快步上前，替主人打开房门。门打开，便有喧哗之声隐隐传来，怜公眉头微皱，一言不发地穿过走廊，朝楼下走去。越接近楼下，似乎喧哗声越大。底层大厅的楼梯口站着两个装束跟段五差不多的奴仆，都是一身黑色劲装，只是所束腰带显示出等级的不同，段五束紫带，而那两个束红带。

见到怜公，守在楼梯口的奴仆忙抱拳揖首。怜公视若无睹，继续穿过灯火辉煌的大厅，段五亦步亦趋地跟在他身后。怜公站住，有一粉带奴仆拿来件华贵的银灰色裘皮大氅往怜公身上披，刚要替怜公束上大氅的银丝缎带，却为怜公的目光所止。

其中一个奴仆打开厅门，外面的风雪“呼”地猛然扑颊，让怜公不由自主打了个寒噤。真的是一场少见的暴风雪，难道，会是什么凶兆吗？一把伞在怜公身后撑起，在灯火映照的雪地上，投出一片浓重的黑影。

“失敬，失敬，鄙人怜牧，不知深夜有客至寒舍，有失远迎，还望海涵！”

怜公远远地就望见了被两个奴仆拦在庄门外的书生。此人虽说满脸书卷气，但绝不是一般的书生；而且也不是自己先前所推测的那一类装腔作势装模作样的普通富家子弟，英朗神俊的眉宇，穷酸棉袍下的清奇骨骼……怜牧的眼中蓦然射出一道深邃的光芒，又转瞬即逝，他悠悠并不易察觉地，在内心里长叹一声。

“深夜冒昧打扰，该是晚辈请怜先生海涵才是！”书生恭谦有度，脸色因寒冷而青白，却不失礼仪地朝怜牧揖首。

“呵呵，敢问小哥贵姓？”怜牧此刻已如平常般从容淡定，甚至还有点倨傲之势。

“免贵姓高，小字士煦！”

“噢，因何深夜至此？”

“回怜先生，晚辈前几个月去南方访友，谁知忽接家书，说是老父身染重疾，故而晚辈连日匆匆赶路返乡。今夜原是想去二十里开外的徐家镇借宿，不料却被这场风雪耽搁了行程，无奈只得恳请贵庄收留！”

怜公听完，笑了笑，“小哥可知这是什么地方吗？”

叫高士煦的少年郎抬头往上看，说：“额匾上不是写着百万庄吗？”

“那小哥可知百万庄是个什么地方？”怜牧背着手，慢吞吞地问。

高士煦一怔，“在下不知，请怜先生赐教！”

“今夜这么大的风雪，小哥想借宿，怜某本不该为难，然而本庄一向有规矩：只有专程来本庄花钱的客人才能留宿，就算怜某也无权坏了这个规矩！”

“花钱？”高士煦在心里琢磨了一遍怜牧的话，“要怎么个花法，求怜先生指点！”

怜牧笑意更深，“小哥可瞧见庄里那三座四层高的楼宇了么？”

“早就瞧见了。”高士煦不解其意。

“三座楼宇各自独立，又以悬廊相互通连，成倒三角形对峙，每一座楼里，除最高一层外，都有大小三十六间屋子，总共一百零八间房。这一百零八间房中有至少七十二间房都是花钱的，剩余三十六间房是给那些花钱的人租住的，以让他们更多地花钱，更方便地花钱！百万庄是什么地方，小哥现在可猜到了一二？”

百万庄是什么地方？是什么地方都好像别无选择。

高士煦看着怜牧身后灯火通明、透着诱人温暖的楼宇，想了片刻，咬牙点点头，“花钱没问题，不过晚辈着急赶路，并没带多少现银，不知贵庄最低消费需要多少两？”

怜牧也点点头，团紧了他的银灰裘皮大氅，“不论是现银还是银票，本庄一概不拒，你要问最低消费，那就是赌大小，二十两纹银一把。”

高士煦倒吸一口凉气，心道：那些街市上的小赌馆自己也是瞧过的，随便押点铜板、散碎银子都成，怎么百万庄的一把这么贵？不过这些话他没好意思说，怕被



人耻笑了去，于是转而问道：“只赌一把，可不可以？”

“当然！”怜牧侧过身，已往回走，“客人赌多少，赌几把，都是客人自己的事。”

“那我就赌一把！”高士煦语气中多了一份坚定与毫不犹豫。

“里面请！”

怜牧亲迎客人，让段五等人皆有些暗暗吃惊。这可是极为少见的，在段五的心目中，能让百万庄的怜公亲迎的客人，天下间绝超不过五个。平时再大的富绅豪贵，怜公也是将客人交由他们来款待，然而今夜，怜公不仅破天荒地给个无知的傻小子介绍百万庄，还一步一随，温文恭谦地将那个小子请入了豪华且富丽非凡的金风玉露楼。

三座楼宇都叫金风玉露楼，不同的是，各分金、风、玉、露四种门号等级。

像怜牧带高士煦进入的，这最中间的也是最大的一座，就是金字号房间。

高士煦立在底楼大厅中，观赏着金风玉露楼内精致奢华却绝不流于俗媚的装潢，暗叹主人家的品味与讲究实在非同寻常。单就是厅内墙壁上，那错金盘枝盏上用来照明的夜明珠，就是稀世难寻的珍宝，何况一个大厅就耗去了十数颗。

高士煦的反应尽落怜牧眼中，他不动声色，等高士煦赏完一圈才道：“你且先在这里坐坐，喝杯热茶暖暖身子，一会儿就会有专人下来陪你玩一把的。”

高士煦依言谢过，自己在厅内的待客椅上大方地坐了。从两侧的房间里传来阵阵喧哗，是百万庄所谓的客人深夜不寐，沉迷赌博所发出来的兴奋的呼喝。

段五不知何时已退出金风玉露楼，旋即来了个束粉色腰带、眉清目秀的半大童子，给高士煦摆上了几样小点、一杯热茶。高士煦抱拳示谢，童子抱着托盘鞠躬回礼，然后退入了楼梯之后的小门内。

怜牧上到四楼，敲响了走廊尽头的一间房门。那个少年郎对金风玉露楼尽管表现出了惊讶，却也远远没有到目瞪口呆的地步，能做到这一点的，普天之下，大概屈指可数。

“来了个青瓜蛋子，你正好活动活动手脚，去陪他玩一玩。”房门打开，怜牧对里面的人淡淡地说，却暗含着少有的慈爱。

“太好了，怜叔，我正闷得要死呢，你就等着看我怎么玩猫捉老鼠，嘻嘻。”房门完全打开，蹦出来个紫衣少女，乌黑的长发松松地在脑后绾了几绺，用一支普通的玉簪斜插住，脸颊几许垂绉，随意自然地衬托出女孩的年轻姣美，一张不施粉黛的脸上，水汪汪的大眼滴溜溜地转，尽显俏皮与狡黠。

怜牧也笑了，不过他却出手势阻止了少女的话，而是附在少女耳边低声交代了几句。少女瞪大了眼睛，不解其意。怜牧道：“去吧，按我的吩咐去做就是，听话，乖啊！”

少女点点头，她已经很习惯相信这位怜叔了。带上房门，紫衣少女像小猫一样轻灵地蹦跳下楼。不过快到底楼的时候，她又停下，整了整装束，换上了一副大人的表情，一本正经地端着步子，轻快地出现在楼梯口。

守在楼梯口的两个奴仆，见了少女恭敬地唤道：“玉小姐好！”

高士煦眼睛轻轻一亮，不自觉地站起身，向他走来的女子十六七岁的模样，不施脂粉，却难掩神采灵逸，光艳照人。

女子朝他略施一礼，笑容如涟漪般在五官精巧的脸上荡漾开来，接着朱唇微启，“小女玉鸣，奉怜公之嘱，特来陪公子寻个开心，不知公子最擅长什么呢，抑或公子喜欢玩点特别的？”

“这，这……”高士煦拘谨地搓着手。他实在是没有多少心思玩，只想把这一夜混过去。天一放亮，他还要接着继续赶路呢，何况他对赌钱，也实在不够精通。

可是，面对如此可爱的女子，他又该怎么敷衍应对过去呢？或者说，他又怎忍心完全匆匆敷衍了事？

玉鸣似乎看出了他的为难，笑道：“呃，公子好像是第一次来我们这种地方吧？刚才听闻怜公说，公子只想赌一把大小？其实公子有所不知，赌亦是博，所谓赌中有博，博中有赌。像弈棋与投琼，无不是斗巧复斗智的博；而马吊牌、混江牌、宣和牌、牌九这些同样都需要智慧加上一点运气，也是有很多乐趣的；至于掩钱、番摊和猜正反因为其简单，便是小孩子间，也常爱玩的；又或者斗动物的把戏，大都图个兴趣与乐子；独独摇摊、押宝等，碰运气的成分大过智慧与趣味，难道公子仅仅意欲试一把自己的运气么？”

高士煦听呆了，没想到这眉清目秀的姑娘看着年纪小小，居然随口就说出一大番赌理来。自己竟从来不晓在这一种最为不齿的行当里，还有如此多的花样与讲究。当下更为尴尬，吞吞吐吐道：“也，也不是，我只是身上没带多少盘缠，又，又被迫避雪，这才随便挑了赌资最少的一类。”

玉鸣笑得更厉害，说：“嗯，在百万庄里，押大小的确是赌资最少，可又是输赢来得最快的，公子既然没那么多盘缠，就不怕眨眼之间输个精光吗？这样大雪天，好像不适合赤条条赶路哦！”

“你！”高士煦的脸色涨红，明显有些恼羞，心想真是人不可貌相，这丫头看上



去清丽可爱，但毕竟是在三教九流混杂之地长大，说话如此没遮没拦、没轻没重的。

不过他的修养让他很快把自己的一丝恼羞掩藏下去，说道：“我只赌一把而已，想来还不至于此，玉姑娘你就不要开我玩笑了！”

“只赌一把？”玉鸣虽已先听怜牧提过，但仍故意逗着这位高公子，并且还显得很惊讶的样子。来百万庄的人，形形色色，她并非少见多怪，可不喜欢赌的人，却只有高士煦一个。

何况这个少年郎，那一恼一羞，甚至拘谨以及忍耐之态，都更挑起了玉鸣想戏弄他的兴致。

“嗯，有劳姑娘了，请姑娘手下留情！”高士煦客气道。

“真的……就只赌一把？”玉鸣鄙夷地斜睨高士煦一眼，“二十两纹银赌一把，还要叫本姑娘上上下下地跑这么一趟，高公子，你的架子可真够大哟！”

“我……”高士煦郁闷，心道又不是我喊你下楼来的。

“那……好吧，高公子既然坚持，就请跟小女子来吧！”玉鸣拿腔拿调地说了句。她屈身下礼，也不待高士煦回应，转身就走，走到一半，见高士煦一脸灰黑地仍站在原地，又回头说：“走啊，你不去赌间，难不成要在大厅里表演杂耍？”

所有的奴仆都忍俊不禁。

来到一间挂着“金西二”门牌的空屋，玉鸣取出三粒骰子和一只铜盅摆到桌面上，问：“高公子，赌大小也分种类的：一类是你和我之间，轮流摇骰，比谁的点数大，三局两胜就算赢；一类是由我来执骰，你猜大小，一把定输赢。”

高士煦略一思索，很肯定地答道：“还是三局两胜比点数大小好了。”

玉鸣心想，看来怜叔叔说得对，无论是谁，都会忍不住想多争取一份赢的机会的。

玉鸣将骰子和铜盅推到高士煦面前，“高公子是客，请高公子先来吧。”

“承让了！”高士煦的手刚搭上铜盅，却被玉鸣一声“慢”给喝住。

“怎么了？”

玉鸣掩嘴笑道：“高公子在大雪天里冻了那么久，刚暖和过来，手指怕都还有些僵硬，难道不需要先试一下，活动活动手指？”

高士煦纳闷，看了一下桌上的赌具，摇骰子这么简单的事，还需要活动手指么？死丫头也太夸张了吧，“不必，我愿赌服输！”

高士煦的手第二次摸上铜盅，又是一声，“慢！”